

1398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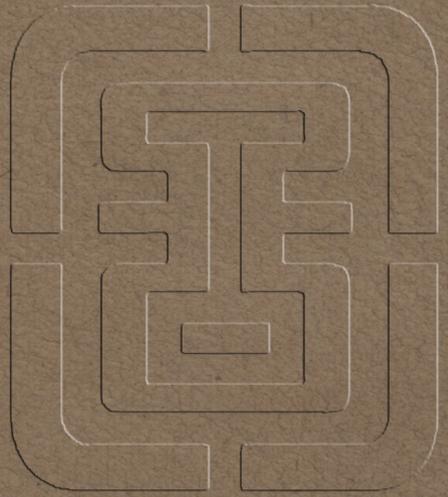
二三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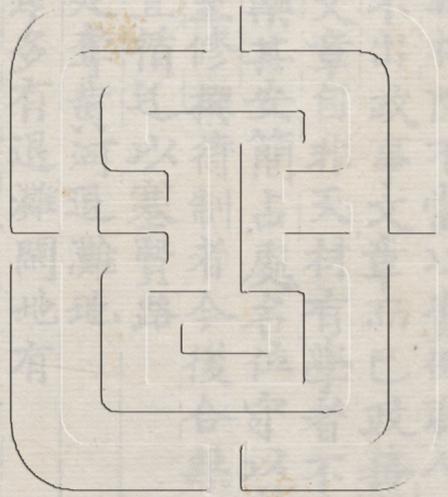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秋洞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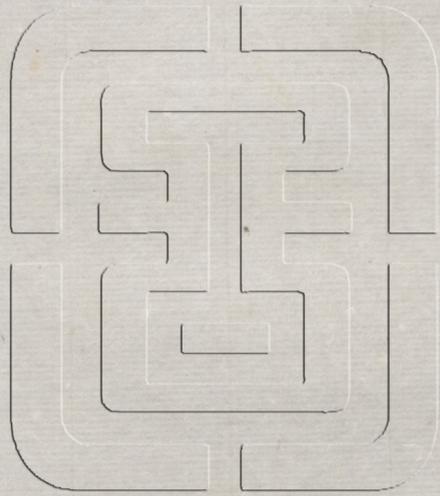
書狀



惟人材不
勉為至於
職掌人等
有從書寫
材句當不
宜

一黃河兩

塔察大王位下頭白人等肩占作投下指曰今側近
漢民馬立幾個官文字每歲出納租課自餘不得開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一

事狀

翰林院不當以資例取人

竊惟人材不出政事文章而已政務但曾諳練尚可勉為至於文章自非天材有學者不可強為今翰林院職掌人等樂其安簡占處名位守以歲月以次而迁有從書寫至修撰待制者今後合無從本院精選人材勾當不宜循迁以塞賢路

定奪黃河退灘地

一黃河兩岸多有退灘開地有

塔察大王位下頭目人等身占作投下稻田令側近農民寫立種佃官文字每歲出納租課自餘不得開

耕竊詳河水走日不常今日河槽明日退難安得為
投下屬地今後合無將一切退灘地面許諸人開耕
種蒔實為便益

舉耶律張商焦四相事狀

一竊見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前中書左丞張文潛前
安西王府王相商挺秘書監焦仲益皆係
朝廷勲德天下重望方今之務親賢為急比之求
訪踈遠如四相者識達政體綜練時宜若使之參預
大政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傳稱圖任舊人共政
此之謂也

復許諸人陳言

一中統元年許諸人陳言當時主意不為徒然蓋一

則舉知群下休戚之情二則規時政得失之弊三則
見人材可用之實令政務方殷惟慮廣來直言採議
得失今後合無復許諸人陳言內設詳定奪等官使
掌其事

舉明宣慰胡祗適事狀

竊見前荆湖路宣慰副使胡祗適自中統元年至今
揚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皆以能稱其識時應務通
方有為求之時輩不可多得誠經濟之良材時務之
俊傑也內外劇職皆可迭居今在閑日久理合起復以應
清朝之選茲乃天下公論非卑職之所得私也

議司獄官

竊見隨路所設司獄官致恤囚徒最為切務蓋使暮

夜不致疎虞寒暑因令失所飲食以時醫藥無闕比緣當罪不使苦楚無聊損傷人命此其職也近年多以年老無能之人使充其任至獄事狼藉囚繫失所是與不設等爾若選得如往年

大都路司獄盜彥祿十數人使之盡心獄事或今後應重囚未斷非理獄死者治司獄等罪如此庶仰副朝廷哀矜庶獄之本意也

禁約興利無效等人

竊見近年開桃滹萊路石河致死損夫役甚眾終不能成事竊詳若輩妄開利孔明知無成萬一有效功歸一已不成害及衆人所該之家其將何罪山東之民至今咨怨今後若復有如此妄言僥倖之者宜嚴

行禁約如見役興工者將來無驗合無量事重輕究治庶免傷財害民之悔又安知非姦人之計可不審慎之哉

議大名券軍

竊見大名見屯生券軍一萬二千餘人不及三年所費錢糧至甚浩大米一十萬石鈔七萬餘錠若

上司近前別無驅用宜同往年熟券軍發還南中使分隸諸翼以備邊防其中若有年老者放還為民不宣使仰食縣官坐糜經費

總三萬大名一萬千
德濟路軍太原軍

理財事狀

即今包銀課程茶鹽之數歲入不貲用度不患闕少所當更張者在於一切掌管之人染漬舊習中間多

方格取盡入私門官不得用民實受弊使
國家虛受重利之名切要立法革弊使民力蘇息取
之不致困乏

馬政事狀

竊謂三軍之本以馬為先今遇有用度不免和買拘
刷和買官吏作弊拘刷則遠駭觀聽乞請於塞垣水
草宜收之地分立群牧使通政院專掌其事

預備事狀

除有司常例支持外振武屯田輸粟補官最為上策
易稱君子儲戎器以備不虞兼預備則造作如法犀
利可用鼎錯謂甲不能禦矢與無甲同矢不能入堅
與無矢同可不重慎今後合無將隨路常課再行整

點督勒使成造如法於上書寫官匠姓名以考其程
於所須去處起庫收貯如是庶得造作如法不致臨
時併造多不如法朽鈍不堪用度

為審斷罪內事狀

竊見隨路淹禁罪囚極多

省部自從以來遠踰半歲今追銀者有人填撫者有
官檢災亡者有使未聞曾差一官審理罪囚者古人
稱遭遇旱災多緣刑獄淹延所致即目已是秋分乞
請選精詳官負曉知刑名者同按察司官分路前去
審錄歸斷一切獄囚恐亦感召和氣之一端又使百
姓且知

省部不獨於錢穀留意也

為革部符聽偏辭下斷事狀

竊見

部吏符文之弊謂如甲以田宅告部便以偏辭有理斷付甲主乙復上訴新吏不照先行却以乙辭有理即付乙主路官知其徇弊欲從理長者歸結二人各倚元符互相不服其兩造或赴察司陳告照卷明見亦欲與之改正又緣省例部斷者不許輒改以致耽誤有累年經歲不能杜絕者乞請

上司定奪歸一毋令止憑偏辭輒下斷語庶免人難

開種兩淮地土事狀

一竊見黃河迤南大江迤北漢水東西兩淮地面係

在前南北邊徼中間歇閑歲久膏肥有餘雖有居民耕種甚是稀少宜設立大司農司招集江南北無產業人民驗丁力標撥項畝令一定住坐為主官給牛隻農具差稅並不取要若成就後別議定奪如此不數年間開耕作熟貧民既得濟虛地又行內實萬一緩急以食以兵皆可倚用

祝香百門山神事狀

一輝米準差者二千石和買又不下二三千石又淇水係是

御河上源一切漕運供給大都甚有功用比之濟瀆及物濟國潤民之功非細據上源水神似宜特降香火以答神休

司官不勝任者即行奏代事狀

照得

條畫內一款按察官聲迹不好者即行奏代今南北
察司世道每司正官與首領人負除新任未滿者是
迂調負數嘗幾於半材不易知安得人人而當之然
即其所知於初選時稱停搭配不致偏重可也其已
除而不勝者若姑息待滿是知其無能今徒占位次
月費俸料養資歷而已於司事何益乞請令監察上
下半年巡行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
示天下不次陞黜一二人所謂臺諫急則監司警監
司警則郡縣肅誠激勸賢否振勵衰弊之一法也

精選首領官員事狀

近年憲司首領官多取自雜流於案牘文墨有絕不
通曉者其懦者備負素餐強者挾私害公紊亂官府
若今後止於見任州縣八品七品職官內選兼該儒
吏通曉世務風采人望出總幕之右者使充可也且
憲司職雖糾彈其體面全是禮法二者為用不同管
民叅佐衝撞辨集為能若必其取強梁跋扈務尚口
吻者是無良之人假其重勢使之行私耳伏乞詳思
以存大體

添書吏奏差人負祿食資歷事狀

竊見按察司書吏奏差人負據掌照文案糾察等事
其品雖微其職甚要今百物踴貴俸稍不足以育廉
賢愚混淆資叙不足以激勸循名責實似有所難惟

其養之厚故可責之重乞請將祿食資歷再行定奪
稍得加重又則人自為勸若責罰出退其將何辭

關支俸錢事狀

竊見迂轉官吏例携幼扶老千里區區而就一官照
得十八年正月內
朝廷令州縣依舊與俸却為各處官無見在至今有
未關支者是
國家露恩如常而州縣不蒙均惠方餬口不贍而責
曰尔無貪吾有法豈理也今後乞請將隨路百姓納
到俸錢另行收貯專以按月支付庶幾官吏日得養
廉易於責辦

罷孫招討戶

一孫招討戶自都督史權鎮鄧州時投拜約八百餘
戶名之曰射生戶即日散處襄鄧西山一帶合行分
屬所在州郡為民當差不致別生事端

罷南陽屯田戶

一南陽府屯田三千戶徃年亦曾言其當罷其後
省差官與河南宣慰司一同前往屯所勘當定奪其
本管官見戶齊斂鈔四兩打發來官以此却言不罷
便至今依前屯種理合罷散兼南陽縣民該驛程在
城見管當差戶止十餘戶遇有一切遞轉差役委不
能當若將上項屯田戶放還為民甚為便當

罷規運硝磺減山楂等官

一隨處見立規運所硝磺局并河泊山楂山場等官

侵漁百姓其害非一謂如一切販買山貨等物其賣主已有認辦課程買主赴務起稅及其貨賣又行依例商稅今來山楂等官鎖闌山路或半道巡捉更行驗物抽分至於來自它所經過地方不憑關引取要錢物稍涉疑似監收鎖索百方侵擾竊詳山野小民此資本輕微仰之經營以供一切差役今者有此重併實不聊生所立州府為上
上司設置辦課衙門坐視亂行又不取問致內負既屈控告無所據上項一切創立局司侵奪民利等事理合革罷以慰民心

定奪儒戶差發

照得丁酉年欽奉

聖旨節該中選儒生若種田者輸納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開張門面營運者依行例供出差發其餘差發並行蠲免又照得中統二年欽奉

聖旨節該已前

聖旨裏如今咱每的

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體例裏漢兒人河西秀才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秀才的功業習者欽此至元十三年蒙

上司差官試驗分揀元籍除差儒人該試中儒人內兩丁近下戶計撥充大常寺禮樂戶竊見試中儒人戶內多有戶下餘丁不曾就試官司收條當差又有因故不及就試儒人亦行全戶收差若蒙

將元籍試中儒人戶下餘丁不曾就試戶計照依
丁酉年試驗儒人

聖旨體例全免本戶差發外及因故不及就試儒戶
乞差官再行試驗試中者依例免差黜落者收係
當差實為受賜外有至元八年欽奉

聖旨保勘到委通文學續報倚差儒人於至元十三
年亦行就試中選若蒙依例除差以為後勸

薦前御史康天英狀

早膺劇任備見長材當官有通變之方持論熟經事
之慮考據實迹委號良能如憲臺初立首以材望擢
拜御史繼授南京幕職時攻取襄樊本官支持餽運
務繁益辦若以才能可以從政八路之間少見其比

自秩滿居閑恬於仕進于令四年抱用未伸中外嘆
惜伏惟

聖朝方致理有為之秋如天英者不宜使才德空老
田間以遺明時之用理合舉明以激貪鄙

保郝彩麟狀

竊見故翰林侍讀學士 國信使郝經奉使亡宋幽

囚十有六年以沉鬱致疾還朝未幾隨即物故據以
勞死事誠當優恤其家令嗣子彩麟年長負學卓有
所立似宜起等擢用以酬父勞且為立功立事者之勸

申明宣慰使陳祐狀

蓋聞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聖王常推而褒之所以砥
礪生民為當世不忠者之勸竊見故中奉大夫浙東

道宣慰使陳祐歷事

兩朝家無儋石迹其

官舉皆善政生而竭匡濟之

忠歿而有砥礪之功孤身遇寇無路可生奮然不去

為國扞賊甘心白刃正色就死雖李司徒之握節死

事顏魯公之抗志捐軀無以過也至使越之部民感

愴忠節萬口一辭願留葬會稽世奉其祀自非精誠

洞貫傲動一時何能致此其於助世教厲薄俗豈小

補哉况忠義者

國家之元氣所宜養而不可衰也今本官淪忠泉壤

不蒙顯異切為

朝廷惜焉伏惟哀憐推而褒之不惟於贈典殊常將

見伏羲守節之臣自茲為不少矣嗣子夔今為福建

路行軍手力蓋出特

旨不緣門資次于臯未仕通文學有孝行如錄之從

政必有可稱亦旌顯之一端也

脩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

三聖人之教其揆則一尊其師重其道此理之當然

也竊見

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已來

舊制既廢舉皆散落於荒煙草棘間日就摧圯甚可

寶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

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

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脩立以彰

國容兼所費不過夫臣灰石而已只係有司言力耳

論黃河利害事狀

夫古人作事慮未然不治已然治未然用力少而收功多况預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河為中國經濟迂徙不常自古為患非小川細流可比竊見今夏自中堡村南卧去京城廿里而近撞圈水三百餘步勢湍悍舊築月堤一蕩而盡又自河抵京北郊地勢漸下南北爭懸七尺之上中間土脉疏惡素無隄防固護以悍水衝又見犯去處不下五六十步南接陳橋六丈故溝至甚寬浚北勢既高水性趨下斷無北泛之理故識者云已隱犯京之勢似非過論也若向前霖潦大至瀑汎之際意欲所之崩摧潰決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每歲有司規畫不過今夏役夫數千明年興功

半萬縷水築堤以應一時極其所至僅能防備汴水終非緩急可恃得濟之用但幸其不為蓄耳况大梁自古雄鎮今又為江淮總會要津日當修理不可任河作崇視為尋常萬一侵犯豈惟使民居蕩析且廢通漕控制之利民之大命又所係有重焉者蓋開封祥符陳留通許等數縣之地耕種不暇數萬餘頃若漫為淀澤歲計先失民何以生此最可慮也又聞往年兩次南犯酸棗陳橋三門止是支流小水京尹昔吉禿滿行省崔斌等極力堵閉幾不能塞况今大河正流直指南卧常人尚慮將漸為患而增卑培薄分流殺勢之議其可後哉今體訪得河自臺頭寺西東接祀縣西界兩勢平無槽岸行流虛壘中故卧南卧

北大勢走作所以漸為京城害者不出此百里間而已若能舍小就大廣為規制如亡金新衛所修石岸者遮障奔衝使東過三以散為巨浸可毋慮也當職竊詳每歲興功築隄防捍真成戩劇恐徒費人功損踐民田其為可防經久之事曾無少補如蒙以國家大討論之河防之議其說甚多合行重為講究方求利害舍小就大廣為規制以圖一勞永逸之舉寔為便當不然據要害去處建立祠廟專使以重禮禱祭仰賴

洪庥庶回神眷使河有定流不致傷財動眾亦拯災之一端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二
事狀

郊祀圖立配享

祖宗奏狀

臣謹言伏念我國家

列聖相承奄有天下六十餘載今海宇一統自堯舜漢唐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茲蓋

陛下神聖天縱孝治日隆以不世出大有為之資臨御有道故也然所有未舉大典在臣子分禮宜建言所謂方今天典郊祀是也何則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自堯舜已來至於金宋上下二十餘代之間莫不郊祭天地及五方帝神以配

父祖蓋尊之至也

祖宗之聖重熙累洽郊祀之事未既舉行者緣禮文弗備有不遑及者今

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功成治定昭事天地尊禮百神略無虛歲若大禮一行將咸秩之位合禘於圓丘豈不大通神明降福穰穰者乎又念自古偏方小國尚皆力行尊顯祖宗以為天地百神之主恭惟

陛下大廢護助際海內外盡付所覆而上帝簡在

陛下之心又大可見矣不於此時報本顯祖以答天休其於繼繼承承之道終為曠闕兼舊有典章自金章宗一行之後湮沒遺逸不絕如縷即今就有三二老儒并收拾到亡宋典冊講究張皇一旦有成將萬

倍於尋常使

陛下垂旒被袞對越上帝與三五同功並接數千歲之統於上新萬方耳目於下使王道明而隆典與天地察而上下順

聖政聖教不待嚴肅以成以治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觀也豈不盛哉由是而觀自古聖帝明王續承先業所任之責未有重於此者故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陛下裁察

鈞州建先廟事狀

蓋聞益廣宗廟大孝之本欽惟

太上憲宗皇帝雖

聖靈在天而神功武烈見於郡國者固當昭布遠暢

以盡中外臣民之敬今河南鈞州係

先太上皇帝王業所基戰勝龍興之地蓄靈擁休赫

焉斯在宜營建原廟俾親王歲奉嚴禋以彰

聖德光昭造邦之本誠

嗣天子顯揚

祖宗之至孝也

牒司為中丞王通議病愈狀

竊見前行臺中丞王通議去歲春自揚州赴闕奏事
回偶患病疾百日作闕今過期年已是平復即目居
家讀書以教子為事其於己私似為安便若以方今
選用人材之切如王通議者才術德望理當起復未
宜投置散地若不舉明伏慮憲臺未知久遺錄問

保士人杜之材賈宗傳狀

竊見新鄉縣布衣賈宗傳昨城縣中選儒士杜之材
二人性沉厚端亮有文辭而通世務讀書三十餘年
安貧守道以耕稼自給未嘗枉己妾有干進其於士
論略無瑕玷誠立國之秀民廉退之良士也今者幸
遭明時選材為急理當薦舉使拔出民間以備內外
之用必能行其所學不負素守以之振士氣而抑僥
風不為於時無補

彈保定路總管侯守忠狀

檢會到

中書省欽奉

聖旨定與提刑按察司條畫內一款節該所部內應
有違枉並聽糾察除欽遵外今體察得保定路總管

侯守忠廉魯無識凶暴有名恣意亂行略無忌憚不
任以職猶恐敗群重之以官凶焰何柰以致不遵
朝省對抗使人詈辱同僚穢言肆口耽誤經賦縱而
不征引帶私人結而成黨取能聲擅斷職官樹威風
敗壞官府其吏民枉被凌暴者畏其凶惡罔敢声訴
所望察司少為抑按今又為阻壞如此中外嗟嘆莫
不失色叅詳本路近在
都南實為要郡所轄一十五處軍民約十萬餘戶據
根本內地首
恩澤固民心非良吏莫可今使凶暴如此之人臨民
辦事正猶以豺狼守羊無不傷之理據此合行糾彈
體復教授李龍輔狀

今體復得本官併與元保相同當職又覩其為人雅
厚清純臨事通方有如修整廟學訓導生徒舉皆有
法雖淹滯年深未嘗妄有干求所謂有德有能可以
從政者也兼知得北京南京教授俱蒙迂調理合陞
擢以激士風

舉楊德柔狀

竊見南京路錄事司軍戶楊德柔天資秀穎不妄干
進累蒙茂苑庫繼任本路照磨及與魯府提控案牘檢
法等官俱有廉能之稱其為書學尤為精妙方今少
見其比今名在兵籍常以家貧執役行間譬之象犀
珠玉要以不宜溷跡泥沙此士論之所共也卑職按
巡河南見之廣座其學問行已並與所聞相同據此

合行保呈伏乞樞密院照詳施行

論王學士合陞承旨事狀

竊見翰林兼國史院承旨中奉大夫姚樞今已身故據本院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王磐人品風節迥配前賢議論文章發明聖學方崇儒重道之秋膺養老乞言之眷若陞授承旨職名以德以材實允中外之望據此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保舉提舉張從仕狀

竊見前恭陽鐵冶提舉司從仕即同提舉張從裕賦性良明為人謹厚兼通儒吏歷仕年深掌財賦而露廉潔之稱論刀筆而有裁遣之敏加之嫉邪處正識達時宜誠為有用之材皆係廉知之實理合薦舉以

俟擢陞

特選行省官事狀

竊見福建所轄八路一州四十八縣連山負海民情輕譎無常困苦者多其在邊隅實為重地存心撫馭尚慮失宜縱暴侵漁不無往事緣收附已來官吏以朝廷遠貪圖賄賂習以成風行省差擬職官又多冗雜擅科橫歛無所不至致政壞民殘草寇竊發指以為名下愚無聊因之蟻附其囑聚去處附近平民盡為剽掠內地軍興不免蹂踐中間雖有

憲司糾治稍未尚艱所行其於根本有無如之何者甚非

朝廷包荒一視同仁之意求其治要無過得人為先

且府州司縣等官雖不能一一精擇據見闕
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二府名位特選素著清望
帝心文足以撫綏遺黎武足以折衝外侮盡忠所事
籌策有方不以利賄為心使剷除積弊矯正在濫肅
清邊陲庶幾民安事靖日趨治域以之招諭則彼心
可服以之進兵則我直大信今賊之所以滋蔓為梗
者正以內闕官僚乘虛有名故也可不深計而熟慮
哉設或不尔雖濟濟布列上下相蒙以私害公民之
困弊猶焚溺水日益深且熾矣得失之機實係於此
卑職叨居風憲視其如是有不敢自惜而緘默者

論草寇鍾明亮事狀

竊見福建一道收附之後戶幾百萬黃華一變十去

其四今劇賊鍾明亮悍黠尤非華比未可視為尋常
草竊誠有當慮者今雖兩省一院併力收捕地皆溪
嶺囊橐其間出沒叵測東擊則西走西擊則東軼兇
焰所及煽惑殺掠為害不淺招降則賊心不一攻圍
則兵力不敷又兼春氣動時雨行彼負固我持久恐
猝難成功似宜益兵力置總戎一節制追奔合圍勢
至窮蹙其將自斃惟復特差重臣宣示

恩詔招諭撫慰以安中外兩者之行庶幾有一得

保醫儒胡璉狀

竊見衛輝路醫儒胡璉資性詳明學術有素九經治
療多獲痊安據本路見闕醫學教官若令璉補充勾
當教育諸生必有開益據此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保儒生韓弘牒草

竊見衛輝路錄事司後進儒生韓弘性溫雅有士行素明經學兼習詞章嘗試以事論議容止舉皆可觀據茲良碩宜備特用以勸後來今將本人所業文字錄連在前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論教官俸給事狀

竊念天下之事得其人則治不然雖有紀綱法制將衰蕭而不振此必然之理學校者育材出治之本也見承奉御史臺劄付該諸州府皆有受勅教授仰免差儒戶內選餘閑子弟入學修習儒業仍令各路正官朔望省視及按察司官選試行義修明文筆優贍可以從政者然後解貢此誠為

國育材以備文武內外之用固非細務也却

教授多係老儒宿德白首一官不沾寸祿良可哀也今欲修習之業旬省月視責有成效亦已難矣合無照依

國子學醫學教官一體頒降俸給不然據見有學子田去處於每歲收到子粒內官為明定斗石月充廩給以濟貧乏外無學田者唯復別議定奪如此卹勸庶幾官無虛設之名學有賓興之實將見文風蔚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論開光濟兩河事狀

省議即從所論罷役

會驗近欽奉

詔書內節該自今以始煩民之事一切革去便民之

政次第舉行欽此今體知得省部符文准前工部尚書李與曹赤等呈開洗東平濟州等河道并砌修閘堰可役人夫一萬餘名計該八十六萬五千餘工合用石材地丁等物且舉德州一處所着該白棗木九千餘條每條長六尺徑四寸石材九千二百八十餘段每段長四尺闊三尺厚七尺計其餘該着數目比之德州豈止數倍雖去和買目今驗戶椿俵上戶十段中戶不下五七餘塊並不見發下價錢即要赴所止送納日夜催併殆不聊生緣石材地丁非民間素有積蓄之物計其採買上價般運脚力上戶已不能辦下戶將何以給有破產逃竄而已深為未便近年創開海道益都淄萊濟南東平東昌等路百姓已是

疲乏死損數多哀痛之聲至今未息今又東平等一十餘處供辦上項夫役等物比夫海道之役亦為不輕是齊魯魏博數路之民被擾無遺又念前政苛撻去歲不收民多流亡加以今秋風水虫妨災傷所在闕食恐又聞此役復業者轉行不來見在者又將逃避山東重地不可不慮兼此役浩煩未審曾無奏聞儻已後不能成功虛費

國力百姓實受其弊將來誰任其責然此却訪聞得李尚書等官見行安置土壩九座合無候來春土壩修成更為責委深知水利官員一同相視光濟兩河於深淺不常時月斷流走沙去處試驗土壩委能積深浮重轉漕粮無延久通行快便然後修理石壩尚

為未晚仍於出產石木去處官為差顧夫匠採打用
度不致取辦一時逼迫損人難卑職謬當臺員以
鎮靜為職親視其事不敢不言合行移牒請照驗備申
御史臺照詳施行

論濟南路所轄達魯花赤合遷轉事狀

竊見濟南路所轄州縣見任達魯花赤內承襲勾當
及已滿年深未經遷轉者一十三員今
朝省庶政稍有未便務從一新若將上項達魯花赤
人負於本投下州縣內依例遷轉宜為便當庶不致
恃賴久任樹黨行私官吏因之受弊據別路未經遷
轉者亦合一體定奪

保李提學昌道狀

伏念俊造秀異皆稟氣之清造物者靳固未嘗多得
今有其人使徒老明時誠為可惜竊見前

上都路提舉學校官濟南李師聖經明行修不妄干
進文筆性學皆有古風及扣以政事議論通暢皆切
時之務可謂年高德邁學富才優縮晦城市不求聞
達者也

朝首以選才為急如師聖者若權以風憲或置之館
閣俱有所長可收實用

論濟南經歷闕負事狀

凡厥政務必官吏相湏而後能濟若官有其人或吏
獲其用二者得一則事無留難竊見濟南路所轄州
縣一十三處路當山東要會事務頗繁所賴首領官

調議規畫為切今本路經歷知事俱各闕貧問得經
歷孔文貞 省部別行差委東平等處勾當却於本
司署御請俸將近暮年又本府憲司親臨於上今照
得簿書未完事理九百餘件又乏其人責以事有未
辦實上下之所難理合作急選注材能使補其闕庶
不致耽滯一切事務

議盜賊

民患莫甚于盜賊不可視為小事近年作過者皆於
通涂大邑公然行劫略無畏憚者以應捕無方弓兵
數少故也臨時力弱既不能擒捕既去應命追趕三
限已過恬然無事乞請將州縣尉司重行整棚所有
弓兵定其不應占破之數悉歸所司以重其威力使

潛消盜賊

公然無畏之心且盜賊竊發正以衣食難

飢若稍

年難且有縱橫不可制之勢何

則人盜有形而易為之破竊賊無跡潛聚潛散難為
之取也彼盜賊料其物既易取官無如 兇惡之
人鮮不動念我若度其如是預為備之之 則將
能為矣

縣尉雖責專一捕盜然用得其材乃可

所除多是承蔭子弟不閑事務又不習

當處選擇一等舊嘗作過不良人 充

師問詰捉雖頗有功効中間作弊有不勝言者如

賭博櫃房宰殺牛畜等皆其事也又有因盜將良

民俱被收禁正賊反行出放以致有與歹人暗行

辭其在輩流實不多見加以揭歷省臺遍介有守照
得例五品已上官不限職掌有文華者即命制誥若
本官於翰林學士內相應名開陞用實為允愜士論
合行移牒請照驟備呈中書省定奪施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王堂嘉話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

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憚曰翰苑載言之職莫國史爲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爲言

允焉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百草創經營署置略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方

帝澤鴻雁賚及四海

詰命宣辭頗與定撰再閱月葦二府交辟不妨供

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

晉府秩滿復入爲翰林待

制時則有苦左丞相監修

國史耶律公承

首霍魯忽孫安藏前左轄姚公大學士鹿菴王公侍
講學士徒單公河南李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
李謙不肖雖承之幾於一考其獲從容侍接仰其
祖宗對天之鴻休

聖訓無窮之

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
履飲所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氣耄盡負初心因緬
繹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輯而爲八卷題之曰玉堂嘉
話其成燈火筵堂之夜尊疊心賞之間吐嘉話於目

前想玉堂於天上嗚息有時盛年不再良可歎也然
昔人有宅位鈞衡不得預天子私人爲恨願惟此
生不爲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二
日前行臺侍御史秋澗老人謹序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玉堂嘉話卷第一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月憚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謂內省薦授翰林修撰其

宣詞云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偉蹟宜司

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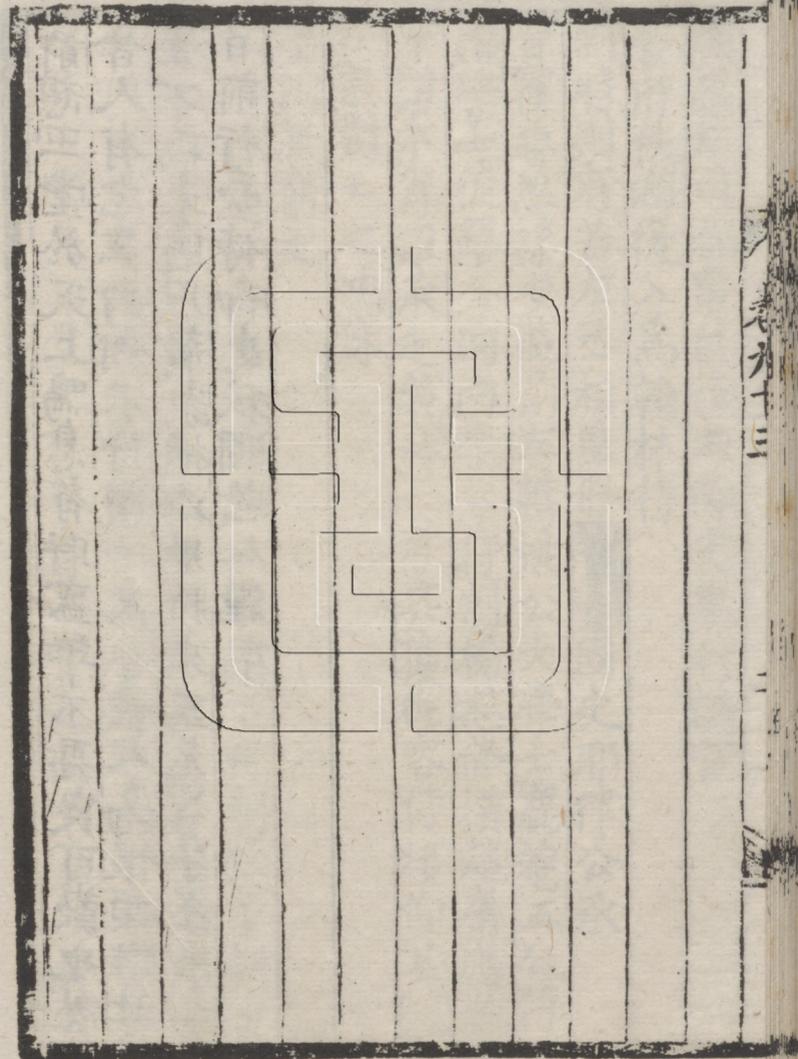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其修撰雷膺詞云昔年詩禮已聞經過於庭前

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二詞參政楊公筆也既

拜命謂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為三

千佛名經其充詞臣者即為一佛出世



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膺是選於士林有光矣八月
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頗立論其間
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
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蠶尾虎首取其猛
重豕腹取其擅蠶尾取其繁而毒也此雖常談亦
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實封細
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憚呈省問馬曰白麻蓋自中出
今實封防其漏泄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
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
必代興者與涉蓋是非與事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
又親筆作史大略付憚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
定體其傳頌三品有顯烈者立又云水史張中順金

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公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
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切念

公諱鑾字百一

之東明人正大元年甲申獲承榜狀元第應奉翰
林文字殊為金主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實外
郎後遇

聖上寵光益隆如諮大計以斯道覺民為先論日餘
以徹樂罷宴為對開禮樂之原則釋菜

先師明慶威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為讀

允焉後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為變色仍秋

諡為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思傳

首都堂與文字召靜應姜真人去者憚時為左司郎

事宰相命具 詔草其詞曰靜以知來智能藏往念
前言之有効方疾事之惟幾遐想仙標載勤駟傳備
然而至暫辭嘉邈之鄉釐爾所懷與復細龜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復授翰林待制
是日赴院供職

爲春旱禁酒詔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戒
無彛况瘼粟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迨緣春
旱朝議上陳宜禁市酤以豐民食

朕詳來奏寔爲輿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毋得醞
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爲春旱祈雨青詞伏以萬物盈於兩間亭毒必資於
帝力皇天佑于一德精誠可格於高穹比者時雨愆

常秋種不下重念無辜之者將罹荐至之災指省自
修庶回哀眷爰因雩祭崇建靈壇伏望列

聖垂仁九天降鑿易陰陽之恒數幹造化之玄機下
勅豐隆霈流甘澍蘇槁麥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
條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
多方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誥於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
之義尚重卿才玉國克禎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
其名中奉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
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
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

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
密載光而親賢稱首審能羣會所益有孚寧惟是日
疇咨故以多年歷選國鈞繁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
臣置之廊廟耀卿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勳
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
修國史勳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如故王者施行開元二十二
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印凡五顆制可
下傍作細字書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郎中光奴
後細銜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大字署曰
尚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祿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

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高曰吏部尚書上柱國武
都縣開國伯高曰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
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
袋挺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銜書銀青
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
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
議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
安貞奉行復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
弘文館學士上柱國臣權卿曰黃門侍郎曰朝請大
夫給侍中內供奉臣昱等言復大字與銜平頭書制
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復大字與前平書告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

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制字上空後上與前平頭書即中憚下細字書主事懷珠令史王烈書令史姚元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赫黃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下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鸞鳥並集駕鸞同皂為嫌子曰帝堯在上咎夔與驩竊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否用與不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亂之分於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唐李紳拜相後有徽宗御書跋門下與化致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誨弼違實賴將明之效苟非材標人傑道茂時宗益經濟之宏規積巖

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允于具瞻其惟至公

舉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氣稟清剛體舍冲用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睿發洞學海之波瀾智刃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寡徒長慶一朝交遇斯極入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猷多潤飾之能邦憲著肅清之稱泊領版圖之任尤彰均節之宜而又寵辱靡驚得夜齊致河洛留神明之政浚郊恢將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豪黠屏迹惠祕洽於封部疲羸息育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其

高第換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風望
並峻僉諧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像果
副虛求尔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底
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墳寤期君臣如魚
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詩汲黯匡時常推高
於漢史祇率訓典徃惟戒哉可守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年二
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即尚書吏
部之印傍近下細街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平章事臣珙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溫業行復作
高行與告文齊細街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泰章等言作大字與細街

齊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會昌二年二月
日印文同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都事及
左司郎中復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街曰吏部尚書
次吏部侍郎次尚書左丞已上皆闕後大書與街平
頭曰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
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
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勳郎中判懿下細街曰書主
事次張弘亮次令史楊溫次書令史會昌二年二月
日下印同前徽宗御跋云恭讀太祖皇帝實錄載
偽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司空趙國公昶
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李札使景季札因得李紳

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吳昊欲誇詭其事結絲爲樓置告於中朝服前導盡呼聲妓雜奏歌樂迎歸私第即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二千疋謝季札詳閱告文王昊所詭之告也然自武宗遠今三百年尚人以忠諫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堅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四字上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頴王汝己未季秋觀於承旨象屬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備唐人大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間云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散誥詞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蓋宣則王言親諭誥則牒奉勅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

詞云朕新即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於殿陛四為舉首非材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昇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為自足爾其勉旃又諭沁州刺史李楫云有司以卿資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家父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為民政成以稱朕意示其勉之是也其誥如彼梁公頰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為三字辭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顏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淄川人浮陽王頓文叔說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趙秘書先世碑文終畢先生拖車過予於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

為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噫古人有言風霜別草木
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
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
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真可
尚哉昔比干效忠於殷而受封於周堯君素盡節於
隋而唐太宗為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
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於金
而

聖天子為之立碑淵衷睿監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
之心不侔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
覺自讀者再公氣養素厚且復不耳諒以自得用事
切當為喜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

古今通一致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呂鯤以詩鳴燕
朔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即
提擲其帽於八龍山從傍謂曰不知李杜平時費多
少帽子聞者為捧腹

待制楊恕字誠金文獻公楊尚書子嘗談其父正大間
所陳奏議今錄於此臣伏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
有情見詰登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傳詢
兼覽以盡羣下之智也臣實愚懵無妙謀長策仰禱
聖聽之万一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為二事以言
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後有三馬一曰取
人材二曰募願為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有二馬
一曰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兵之說臣

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為等差
而以物力多寡為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
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堅肥未嘗諳
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
憊且顛矣况能被堅執銳以為我軍之前行而逆戰
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為我軍之累不若無之
之為愈也為今之計莫若行王說以簡卒則庶乎其
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為之雄者在
千方人亦然如掖州縣之丁男不以物力多寡為先
後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
願為蓋天下之民虛為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
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捷奮

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

束帛之賞募之

為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
奴隸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
所服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
簡其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籍之為兵則所
得皆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
富民之子弟孱弱而不能戰怯怯而不樂戰者相去
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
事之時天下錢鈔過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
乃邏卒持撻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懋遷之艱商
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
也今以南鄙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

以救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雖入者雖增
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為今
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謂納
官從便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
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路分拘之
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太半之鈔而
臣猶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
入官之數銀錢鈔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
亦聽之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
矣且以目前行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該一三百
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
取之之法也知所以收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

切見國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愛其
虛名之美而不抹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
損於國無補於民適足為吏卒之利耳且科歛之限
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捶楚從事於忍遷之間小民
奔走趨命之不暇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恐恐
然惟以不得罪於州縣為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
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
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為姦官直之及貧
民者十絕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
也為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歛一
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
方事緩之時雖戶賦口歛亦不為過何必取公帑不

及支之財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租和雇和買之名哉
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
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蓋不貲矣况畜
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之亦未
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竒正之術固非愚臣
所能識也雖然臣切料宋人爲此無名之舉者上無
竒謀秘策可以搖動中國者特以過聽逋逃之言以
爲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交已來所遇敗衄
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
高馬肥之後鼓行而進則淮南可拊搥而定也雖然
臣切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
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則江

之南北盡爲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
勁弓洞貫之卒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蹂之足不得
望風而騁當是時宋人托江爲此潛師于淮以斷我
軍之糧道或決水以瀟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
接使彼計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爲此計聖主
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爲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
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算也臣愚狂瞽
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跡若干編類者其間機畫
三二顯事多歸費揚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
庵先生徐謂曰無庸異時修輯正書豈容及此從繁
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爲夷予且會躰要之有方也

跋僧花光梅後語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
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叅政陳簡齋並舍而居
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起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被
世嘗有移舩來近花光住寫盡南枝與北枝之句其
丰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玉謝子弟倒冠落
珮舉止敬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藏
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爲宋子
王所收

古者婦人無諡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
始加陰后以諡自是遵爲定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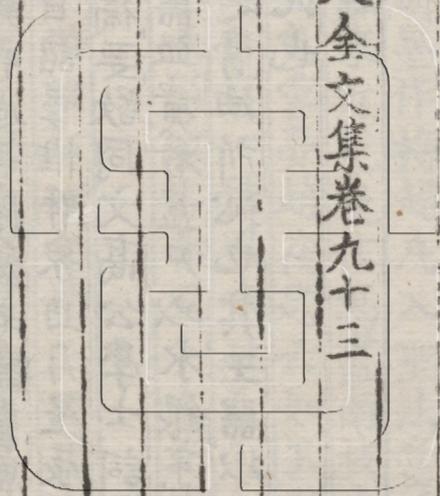
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即事有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
方無事簡書稀予夏日玉堂即日亦有二絕句陰陰

槐幄幕閑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綠春雨過映
階侵戶一時青日長上直玉堂廬思入閑雲待卷舒
重爲明時難再遇等閑蓋老蠹書魚

頌高麗曆日詔云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
甸男邦采衛要敬同文高公學士詞也

古墓中玉器血漬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
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觀生白
暈者即尸沁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四

玉堂嘉話卷之二

看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爲上碾與刻蓋相去其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湫龍係昆吾刻也

磨李廷珪墨法高台符嘗云向抄合萬戶用聚星玉版研磨李庭珪墨永木菴書研爲墨所畫木菴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論硯先觀其石性麁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即端之佳者也

看畫當觀其氣次觀神而畫筆又次之用漆點晴朱

砂紅石綠者皆唐畫也予嘗觀閻立本老子西昇如

此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

律歷天文之謂乎太康塚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下里物

色攷之皆恐非也予向與吳教授會真定因及此吳

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塚

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發

其龜壁皆刻南征並壽之字以史攷之文王南征數

矣豈其然歟鹿庵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

後揮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

必它求曹南湖亦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

事好處取其重者論之及詳史漢論贊其原蓋出于

此坡詩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歐公文尊經尚體於中和中做精神

鹿庵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為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是踵人足跡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南湖又云非莊無以雜其辯非駁无以清其氣子嘗問匡衡相業於先生先生曰汝以為何如曰學術有餘而忠蹇不足先生為肯首地震說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動

以地道安靜返動為異也又靈臺秘苑云地本於陰而生万物其形至厚其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若忽震動是謂臣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為變異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多矣饑若動於宗廟宮庭或動而巳者國有叛臣讒佞並進大臣數動誅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則地裂若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地忽陷乃專政民離散亦為失地若火燃者乃為陽精地為陰主若或燃則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而不克之象臣專恣而終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為金失其性人將勞役又漢應奉云人氣內通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

變見於奇物震動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腑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前世術者乃以日辰分配國土為占歲日月時辰及見災所在之地皆同用之又有一以日時相加為占者如漢成建始三年日蝕地震杜欽云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今本朝大臣無不安之人外戚無乖刺之心諸侯無強大之國四方無逆理之節此必適妾將有爭寵而相害者其法甲為齊乙為海外東夷丙為楚丁為江淮南蠻海岱戊為韓魏申州河濟己為韓魏庚為秦辛為華山巴西之國壬為燕趙衛癸為常山巴北北

方之國子爲周丑爲翟魏亦主遼東寅爲趙楚卯爲鄭辰爲晉邯鄲趙巳爲衛午爲秦未爲中山梁宋之國申爲齊晉魏酉爲魯戌爲趙辰亥爲燕

天鳴有聲人主憂憂而百姓勞失敬土

五福太一所在每歲須利一事大游三十六年一交十二年司天十二年司地十二年司人小游三年一交大游所在天開眼小游所在人相食巳上皆東平立星劉明之說如此

日月徑一千里周三千里何以知之曰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以太陽日行一度故之則知矣

周公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則減一寸凡日食於窻隙間穿紙如鏡許取影視之可見食

之多寡東缺則西見西缺則東見

樞府典故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樞密各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樞密自爲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公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端於北司然常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拜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官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賢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乃除此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至宋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畧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

政其任職蓋重矣

西使記壬子歲

皇弟旭烈統諸軍奉

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

己未正月甲子常德

字仁卿

馳驅西覲自和栳出兀孫

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

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翰海行三

百里地漸下有河澗數里曰昏木葦夏漲以舟揖濟

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

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渚為海約千餘

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礮磴亦以水激之行

漸西有城曰業瞞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

山多栢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園間錯土屋牕戶

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

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鐵察于關者皆漢民關

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南里城市并皆流水交

貫有諸菓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

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并汾人

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虫如蛛毒中人

則煩渴飲水立死唯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嗜酒字

羅城迤西金銀銅為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

馬葦拖床迤鋪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

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塔兩山間式平民夥溝洫映

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材

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還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

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刺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
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
如上已節四日過忽章河渡如弓鞋然土人云河
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為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
相雜郵亭客舍驚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則
歲止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搆思千城大而
民繁時羣花正并花唯梨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
能名隅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稷稻有麥亦秋種其乃
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河
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
豆許煎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
衣不下又治金瘡眼不出箭碎傳瘡上即出曰奴哥

撒兒形似括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為碎傳之自
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澆
田以水地多蝗有鳥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
有桑東征西奧曾屯駐于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
過納商城草皆首楷落離以栢二十九日磔掃兒城
山皆藍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
牛皆駝峯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訟數十
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唯
搭寒西一山城名之都孤峯峻絕不能矢石丙辰
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為墜諸道並進
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筭
難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

取之七日而陷金寶物甚多一帶直銀千笏者其
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
兄然後充兵辭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慾
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為刺客死則
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呪曰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
也令者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
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高為克澤威有鄰國霸四十餘
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訖立見城所
產蛇皆四跣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鯊魚口吐紫
艷過阿刺丁城馮咱蒼兒人被髮率以紅帕首衣青
如鬼然
王師自入西城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

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
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
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主
曰合里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
城固之以壁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不一交戰破勝
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
破死者以數十萬合里法以舟走獲焉其國俗富庶
為西城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真為之壁皆以黑
白玉為之金珠玕貝不可勝計其妃后皆漢人所產
大珠曰太歲強蘭石環璉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
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年至合法里則亡人物頗
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法里不悅以橙漿和

糖為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法里惠頭痛醫不能一
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
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報遠之西馬行二十日有
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癖顏八兒房
中懸鏡緇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
文甚多皆癖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
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入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
翼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服達六千餘里國西即海
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妣所畫菩薩狀男子胡
服皆善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
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如升詐其失羅子國出珍
珠其玉名襖思阿塔甲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以革囊

止露兩手腰緇石墜入海手取蛤并泥沙貯于囊中
遇惡虫以醋喫之即去既得蛤滿囊緇舟人引出
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
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鳥不雞舌寶鐵諸物國
中懸大鐘有訖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
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為屋夏大熱人處水中
已未年七月元林國阿早丁算難來降城大小一百
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
名忽教馬丁等難聞王大賢亦來降其技里寺大城
獅子雄者鬚尾如纓拂傷人吼則噴從腹中出馬聞
之怖溺血狼有鬚孔雀如中國畫者唯尾在翅內每
日中振羽香猶似土豹糞溺皆香翳如鸚鵡多五色

風馳急使乘日可千里鶉鴿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
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赤生西南海山石
中有五色鴨思價最重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澗
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瑤瑛
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為價如金其假者即
羣牛糞為之也骨篤羣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
出西海中有鱗角牡馬有駒不敢同牧駙馬引入海
不復出皂鷓一產三卵內一大者灰色而毛短隨母
影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壠種羊出西海羊臍種土
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嚼
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即知吉
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彈紀往凡一十四月郁

歎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
代浸遠國号變易事亦難攷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
金山也印毒即漢身毒也曰駝鳥者即安息所產大
馬爵也密昔兒即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
已又新唐載拂菻去京師肆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
異之物與今日地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
渾源劉郁記

堂叔伯者是並父之兄弟也

父之姊妹謂之女叔女弟

鄂王岳飛謚忠穆文

主耳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
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宥故太師追封鄂王謚忠穆

岳飛威名震於夷狄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
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為必伸謂忠
憤之氣為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
和議未究凌烟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
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
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哀矜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
頒祠額以旌褒連于先帝之時遂以真王之爵既辭
誣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
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觀中
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
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
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

而弗異垂之典簡何嫌今古之同符類及子孫將與
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有承

鹿庵先生曰作文之躰其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盡
娛客必先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
此倒食其蔗之意也

作文字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唯不中格律而汗
漫披猖死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又云後學雖不
業科舉至於唐一代時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
其中躰制規模多有妙處二王行書其婉婉敬傾之
狀若行雲流水似不拘於律然即於筆意求之其端
莊流離皆有餘韻唯具眼乃能識之
鹿庵先生嘗以歷代史學誠問於不肖憚對曰自史

漢而下文字率猥併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於前辭
省於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一唱而三歎
有餘音者矣先生爲忻然

南方之地物香而人臭或者謂飲食致然與草木之
氣所奪故也予曰不然四方者乃中國之陰也陽爲
馨香陰爲臭穢四方氣偏不得中和之正故香臭異
常

辛殿撰小傳棄疾字幼安濟南人姿英偉尚氣節少
與泰安党懷英友善肅慎氏既有中夏誓不爲金臣
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丘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將從
此逝矣遂酌別而去既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
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果

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鳧傳吾爵者乎其爲授觀
文殿僉撰及議邊事主和者衆公曰昔齊桓公雪九
世之耻春秋躡之况我與金人不同戴天雖邪今日
之計有戰伐而已時丞相倪胄當軸與公議合自是
敗盟開邊用兵於江淮間者數年公方爲居多開禧
二年除知紹興府至陞綽復以金人亂宜亟攻爲
言綽情慷慨義形於色繼任胄再議恢復乃以樞密
都承旨召公於越中道以疾卒道孺稼軒土今女
集中壽南澗翁者蓋任胄也初公在北方時與竹
嘗遊泰山之靈巖題名曰六十一上人破辛字也至
元二十年予按部來遊其石刻宛在
聖上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

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勅平章太原張公兼領監事尋

詔許京朝官假觀子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閣披閱者竟日凡得書畫二百餘幅今列于左王羲之四月枕

單字獻之三帖

洛中舊書三帖問

士羲之與謝安石評書

帖後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用功安有不絕出於右今者邪義之與安石冠王謝者所爭若此况它哉蓋帖中有云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張芝等書二十餘年竹葉樹皮山石板木不可知數至殘敝藤紫反復書之佳者收採自書皆記不能得而云此公何時用功夫深不達耳

獻之鄱陽帖

右軍威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蘇大簡

家崇寧癸未襄陽米芾審定真跡其圖書有秘玩手

臨智永禪師臨右軍四帖後東坡跋云書如聽

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謂必能名之者過也子觀秘

閣墨跡皆唐人硬黃臨本但得臨本皆可蓄惟鵝群

一帖似是獻之真筆熙寧五年子瞻書褚遂良臨黃

庭南唐昇元三年裝褶紙則黃硬

米芾學右軍書并論其筆法後一幅亦學右軍書退

之詩俗書起姿媚此公不為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

耳獻之草洛神賦紙極殘缺向明視皆萬碗縱橫

謝安東山帖

右軍快晴帖米襄陽臨本

蘭亭五言帖右跋云唐虞世南臨本

晉王敦帖三十一字

晉王敦帖作草聖書皆晉史中語

獻之書洛神賦后有梁普光間題跋云唐人臨本不

名何人

獻之書陸士衡文賦

鍾太傅墨蹟議事表後錢惟演范堯夫薛祖道題錢

文德公題尚父寶寶此帖尚父謂忠懿王鏐也

唐人書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泰

和二年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唐玄宗賜道士李涵光勅

李陽水墨跡篆侍御帖上有李後主合同印

李陽水篆二十六字后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

跡絕類黃庭經時開成三年也

高闡上人說得韓序帖后有韓琦劉敞富弼

歐陽脩宋敏求題云此卷蠟帛書非摹本也歐云如

此韓公稱實錄云書系顏草

歐陽率更帖二臨本度尚帖襄陽寶定珣迹秘玩智

永禪師春雨帖真草千文墨跡

唐相李愷連句帖後跋云筆勢似李北海

李北海毒熱帖臨本李邕手簡後題觀者黃魯直張

溥休邵畝王說張舜民等凡六十九人

僧高閑觀張旭顏逸帖

唐史惟則墨跡篆隸韻系小篆體例修狹后張浮休
李公麟跋

李太白醉歸墨迹後自題云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
自辦賀生爲我讀之汝年少眼明上有四世三公之
印懷素草千文草聖遊京師帖論草字帖自叙帖布
帘帖上林苑發帖

唐高宗已下諸帝墨跡手詔

李北海休休帖

白少傅墨跡六偈子

唐元和大理評事吳通微行書千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洪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筆
法似是孫過庭

唐僧亞栖書

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抑懸誠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
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即鬻於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
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
力遒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泰和九年
九月十五日題其制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

縫天寶八年製

懷素洛中帖近於洛中得王右丞苔磯靜釣水閣閑
甚二畫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清不覺身在其間信精
筆感人也如此

李白墨跡送賀八歸越詩

顏書

與兄常山太守書乞米帖與宗室李太保勉
奉辭帖與盧八倉公快雪晴時帖二十八字

與李太保狀后有唐陳銓印誌祭濠州文

孫過庭墨跡草書譜過庭字處禮陳留人高宗垂拱

二年書徽宗書譜云孫草書皆逼羲獻妙於用筆雋

拔剛斷出於天材非積習所可至

孫思邀書計二十一字

坡書

沈玉池銘孳稟真書瘦勁

神奎閣碑墨跡上清儲祥宮碑墨跡然後書老泉

撰商左山云蓋避黨禍故改云

東坡醉書盧仝詩為團練使書

東坡觀世音贊靖康元年五月書至此致前二日
筆意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五

玉堂嘉話卷之三

楊凝式小字詩字虛白五代時人號希維居士又云
關西老人癸巳入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經招客同飲帖皆唐人書韓魏
公書杜少陵畫鶴詩擘窠大字墨跡山谷書

繼月帖云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先生云大字
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又云學書
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人神乃到
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格

山谷為甥張大同書擘科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
南遷于棘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居兒村側蓬蘽柱

字魁龍同逕然頗為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強尚有
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至於風日晴暖策杖蹇蹶
雍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
日之長時涪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滯芥
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從橫
意韻瀟散絕類麤鶴銘書少陵畫鶴等詩

山谷練湖夜雨草聖瘦藤草聖十三篇辛未人日書
皆公詩也草聖贈元亮姪兩首草書廉頗傳書韓非
子十六篇後跋云姪授万里來求書法此不急務也
以万里來故不能已山谷書一十幅內此君軒詩筆
科大字體極瘦勁又起草墓銘一草聖詩三首書王
摩詰詩

山谷書一十幅內草聖一為李華重試南豐顛熙康
核筆崇寧四年南樓書蓋公絕筆也

達觀臺詩草聖六言詩內行書五首皆摩詰王建王
介甫東坡詩后自云老眼昏花書不能佳如醜婦昏
鏡中梳粧似亦妍耳

蘇子翁草聖少陵二首

蘇氏寶章東坡黃門邁遲等帖遲即穎濱子也

遠涉帖子二十年前觀於大名魏氏家未敢必為孔
明書及入秘監見宣和書譜乃知宋御府所收為武
庚書明矣

米善

黃龍寺碑

蕭子雲撰

襄陽書一十幅內兩卷佳

蔡襄元祐續帖凡九帖帖法筆法不同

宋少卿弘道說嘗見李德新所藏碑本云書學之傳

蔡邕得之于神人邕傳女文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衛

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欣傳蕭

子雲子雲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智永傳智果智果

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張長史張傳顏魯公

古今畫

闕立本畫古帝王十四名

漢文昭帝 光武皇帝 魏文帝不

蜀昭烈皇帝 吳孫權 晉武帝炎

陳宣帝 陳文帝 陳廢帝

後主叔寶 陳文帝 周武帝宇文邕

隋文帝 煬帝 前宋楊褒家藏後入秘閣當

弼韓琦題識其後但文昭帝有解云漢文廟樂曰昭

德故曰昭文帝又云偽蜀李壽曾立號曰漢興廟謚

曰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十四帝除漢文陳宣廢帝

後主煬帝餘皆褒冕若五方帝之儀其曹不司馬炎

字文邕容色皆嚴毅可畏其字文邕騎模糊滿額兩

額上亦有長鬚下垂晉顧愷之青牛道士圖道士對羣

畫浴神賦 後看聖光間題跋

吳道子護法善神

關立本阮孚蠅虱圖老子出關圖老子西昇經下虞
世南楷書各段事跡
王維山水圖朝川圖驪山圖韓幹出水馬

李昭訓崆峒山圖 李昭道避暑宮圖 戴松牛

李將軍鵝 唐人剪騾馬 貫休竹 韓幹正面馬

李偃羣衛圖 後表 唐人化行天竺 荆浩江村早行

韓幹四馬圖 七六解衣下水 李昇水墨滕王閣圖合幅上畫人

物宴集甚盛

張萱界畫宮閣侍女圖及醉女圖 習以紫色粉

韓幹三花御馬真 張萱魏國夫人夜遊圖小李將

軍翠微宮圖合幅一幅畫騎者十四人步者二二幅

騎者十九人牧馬者十四人

唐將軍霸獵騎圖人物結束類開元初羽林守捉衣

雜色錦袍裘方平巾帶長刃兩韃箭左手握弧右抽

矢于房驛騮馬豹韉紅錦襪臂鞅同勒有鑣朱絲條

韉馬迅疾殆逐獸然筆畫勁硬如鐵屈者御顯神品
上上

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內懷懿皇后

李氏用紫色粉自眉已下作兩方葉塗其面頰直鼻

梁上下露真色一線若紫沙兼者後見古今注魏文

帝宮人有巧笑者以妬錦絲作紫粉塗拂其面

宋郊天儀仗圖 衣冕圖 車輅圖

易元吉獐猿 蓼花草 五 楊 裴 象

黃筌 李伯時水墨馬 羣馬圖

丘慶餘花禽 鍾隱雙禽圖 黃筌碎金圖

崔白梅竹寒雀 李公年桃溪春色 艾宣竹鷓

胡環馬騎契丹人凡畫毛尾取狼毫疏澹

張戡馱馬圖 崔毅江鴨 李伯時着色馬

郭忠恕避暑宮作界畫黃居采鹿

文宣雞冠黃葵 杜鵑花圖 崔白秋濤戲鴨

郭忠恕界畫着色宮閣圖

李伯時着色夜遊宮圖壇十人卷四合皆騎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 李伯時洲明圖

李伯時蓮社圖 趙大年小景 郭忠恕飛仙圖

郭熙秋山圖

因念人與事機會合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子一夕
夢謂平章公於府第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楮示予
皆粉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秘所有唯縑遊目與
夢中所見畧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慾將至有聞必先

信哉斯言也作書畫日錄序

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并和坡詩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馬奔驛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

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

至元年與羅處士觀于東平齊之家又觀東坡與蒲資政傳正書并

覓柿霜無核裏四帖後有張行簡董師中元遺山跋

語

僧傳古坐龍至元元年宣慰張順齋為春旱於范大

師觀迎此龍於嚴東平北宅每旱張是圖輒雨此日

亦然龍蒼駝躡坐火雲中頂與鱗甲間皆有綠髮世

所畫皆蟠蚓耳宣和題妙

趙歇搨嘆墨虎至兩目夾鏡睛隨人轉同史左丞觀

於田尚書和卿家已上二畫皆有詩大意古人欲以
一藝名世者必精思入神極古今之變而後已故能
洞達天機氣隨物在至觀之者亦有感格相應之理
如摩詰苔磯靜釣水閣閑棋令人不覺身在其間傳
古龍出兩應氣來噴墨虎睛逐人轉隣姬鬢蹙馬踐
家具之變此長沙云精筆感人有如此者蓋非虛談
也秋澗老人題

丁丑秋奉御脫烈傳

旨本院定撰順德資戒碑及普門塔碑銘

鹿庵曰老夫作資戒文乃令不肖撰塔銘惴謝不敏
先生曰但作吾深意存焉及畢聞奏頗稱
旨今日乃悟先生其誘掖成就後生如此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
為身為身忙却可

南左山經平涼中興頌蓋交玉筋大篆為真楷耳

劉房山嘗說海陵欲南征先以十八人服御與上一

同私行抵淮上以覘虛實號曰黑護衛前次相下宿

南郭遙放張燈置酒聞有新進失職劉其姓者先在

邸中召與飲劉素善謳能詩即以歌侑觴醉氣慷慨

禮貌甚恭上喜甚遂詢其所以至此之意而默識之

黎明劉復持酒錢謝上既乘以手札付劉曰府尹我

親知也可用此投獻取錢幾千緡劉依命謁府尹疑

通刺久不報見左右皇遽具儀物授旨方悟疇昔為

海陵云及還宮即持旨起復劉為京朝官後從南狩

同歿江上

至元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講德新應奉李謙陪百官就位登拜

行在所凡七拜其侍儀司先一日於端門兩闕間灰男方所以板書百官號隨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官行禮禮畢由左掖門出風埃大作所謂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曾有口號一絕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駕行紫雲低覆千官入潤作金炉百和香

讀韓文孔幾墓銘孔世三十八字音作蘇合反王承旨慶八秩詩西菴云人材落落自天成千佛經中第一各已今貳膳常珍佳但入朝行以杖行商左山云

藥裹封災隨臘去酒杯稱壽逐年新胡紫山云堅辭不乞老而傳几杖恩光又十年勇折桓文匡政弊力扶周孔上經筵又云塞破乾坤享重名玉堂東觀又尊榮香山如礪瀘溝帶才與斯文作主盟宋人畫瓊花圖花葉團團作九葉如聚八仙花揚州人說近歲其花已枯朽矣

李玄暉所藏古端研其背刻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崑石也先公得於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庭珪墨詩諸葛氏筆世間真有揚州鶴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帚瓦筆力能扛鼎好着元暉繼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羲之獻之例也

祠堯舜禹於所都唐開元五年為始從褚無量請也

見無量傳

王黃華稱香品有蟠螭小月夜窈幽几之詩公壽止五十三官至承務郎翰林修撰

黃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為京西漕路其後黃河卧南洛水舊道斷絕今汴河名存其實止是京索須三水自滎澤南入汴河故道行流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其侍從有孛金驢駝者蓋唐制官人用金駝貯酒玉龜藏香

趙同簽說高麗東北有第五頭城其地有五城此蓋從南第一城也

宋克溫說今陰山古金山也古于闐今日幹端古烏孫今幹落絲湖海折海薛良河今悉連哥回鶻今外

五回統今回回不谷寒毗伽可汗身毒印都吐蕃土波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

屈原湘中廟題曰清烈云

唐車服志帶鮫尾取順下之義魚袋取其清潔魚目不暝勤而不懈也

契丹以其國產鑛鐵逆為國號故文其稱金以勝之或謂以水生金非也高麗蓋州蓋葛牟城也明昌初易名曰辰州 鹿庵云

有 旨講究光祿寺職掌寺與卿漢官也應邵曰光祿爵勲功也言光祿典節謂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勲郎中令秦始置掌宮殿門戶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因之不

改北齊隋唐止掌麟許左丞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略與金司

杭州蓋工潘氏寓真其法不用朽先草直以筆馮又不粉背言形似易容色難

勝庵云周之肅拜今之長揖也

唐檢校名蓋正官上加官

沈州安撫使郭彥高大名人說廣中風土其地皆山

如水之波浪然蓋古盤瓠國在夜郎西南數百里與

大理東境相接郭有詩地連兩廣多蛇窟水隔三湘

絕鴈書

丁丑歲二月初黃河自陝州靈寶清澄至河南席或云自潼關至三門集津壬子年拾遺丹丘千年一燒

黃河千年一清又曰聖人生鹿庵曾命擬中省賀表

天開昌運統一車書地應休禎河清陝洛恭惟

德昭天漢恩溥淵泉覆露何止於中華洋溢遠沾於

方表以致潤涇九折鏡淨兩涯自陝至巴幾千里之

餘由乙踰丙殆三旬之久鱗介之泳游可鑑山林之

形影皆分躍圖馬於龍宮未容專羨舞馮夷於鱗屋

時出効靈顧茲上瑞之方增特表

吾皇之至聖臣某等叨居華省幸覩榮光敢傾葵日

之誠用代辭人之頌遐荒嚮慕百川宗滄海而王寶

祚洪延万

壽等丹丘之固

正月上旬歌括甲子風災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叛

唯有三子最豐穰正月上旬子細看實先生云近歲頗有應驗故錄

聞捷鹿庵命擬中省賀表天網雖疏曾恢恢而不失罪人斯得迓穆穆以來平外侮既消頌聲交作恭惟仁含動植德媿生成振長策而用三驅念天顯而惇九族荐雷之震遠驚而通懼大風之舉歌動而雲揚側聞喜自於日邊豈止威加於海內臣某等職叨省署阻奉

鸞輿仰目龍旂送伸虎拜歸牧武成於周馬歌功美邁於唐鏡

六轡言還春動兩都之和氣千官飲至懽騰萬歲之霞觴

馮涓金韶赦序有云霸陵森栢荒涼白露之中

惠寢園寂寞蒼梧之遠又云荏苒十霜竟推一戰

東坡我有帖云外郡雖鹿俗然每日惟早衙一特辰

許紛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內慰字不桃心寫宋人蕭

山則題云今專官橫將肆咆哮于庭太守色羞對吏

民豈復有畫戟清香熏象耶然坡非置公事不問時

平事少耳為潁州時夕雪一夕不寐欲造炊餅抹飢

人又發義倉數千石作院炭數百稱酒務柴數十萬

稱濟之未必常蕭然也所謂皆我有者特不以外物

之有累我內樂之有而已惟以逸處心以勞處事是

之為能官

太常少卿宋弘道以先農燔肉來致通李應奉受益

携毛詩青蠅至甫田諸圖請政其後有云觀其禽魚
草木車服籩豆之盛而經國備物之制令人相見三
代忠厚氣象如在其間親承其事孰謂丹青形似起
予至於斯邪

大都城隍廟設醮保祐青詞代奏卷作

天鑒雖高曹易顯思之命基圖寅紹敢忘奉若之誠
爰自君臨頗歷年所頌財窮之上托致至理之惟艱
豈期外侮潛消復荷天休滋至嚴風朔雪大開一統
金穰玉燭爰致豐年而又雲靜初連春回沙漠晝日
三平安之報霜風無偃薄之虞匪涼德之能然皆神
靈之所祐乃即青陽之月恭修金錄之科誥演琅函
真臨玉境導含景蒼精之駕覆垂雲洪蔭之仁監茲

報謝之虔重以保持之福于弋止息永維四海之清
邦國榮懷以尚一人之慶

新舡落至祭歲君文成舟委波謂之落至惟神灼知
一歲之事泛夜中河轉致厥載上下安輸非神曷賴
修端門前橋啓上告歲君地祇文應門將將前臨天
津玉輅所經中梁必陳爰構爰締築之隄隄神維垂
祐迄于有成

五方帝祭文因方殊号尊以帝赫殿臨五部有赫其
靈維橋之作鑿石駕梁圻奠擁衛大來百祥

減江南冗員

詔草

諭江淮軍民人等夫張官置吏本以爲民非擾民也
朕自混一江淮于今五年憂卹元元之心不遑夙夜

期於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
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憫然罔副
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宜慰司下及總府州縣等官酌
量輕重去處其一切冗濫凡有擾於民者盡行革去
爾其各安恒業永底尔生既清舊染之風共樂惟新
之治其有作姦犯科以前不應者已勅行御史臺糾
察中書省究治外咨尔黎庶體予至懷

誠諭官吏詔章

朕自統一南北已來設置羣官小大畢備俾上下承
宣慰安元元而已近緣冗濫省併一新自尔厥後各
慎攸司以興端補弊為心以便國益民為事務施實
惠毋尚虛文夙夜在公尚期予治若有任習故常

殘嘉害者國有常刑朕其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唐申王六馬圖一曰奔虹赤二曰飛霞諸三曰騰霜
白四曰凝露驄五曰决波騮六曰發雷烏内奔虹赤
與决波騮縮結其尾絡首皆帑街皆有鑣捧籠者服
色皆以朱砂紅石綠粧染蘇門那氏家藏

西溪折檻銘直言骨鯁天威雷霆非類此檻資斧局
勝檻旣折矣從修不修伎臣見之面覲心羞檻謂直
臣可無結舌尔氣不撓吾寧憚折世多張禹代無朱
雲直欄橫檻整整而陳噫

徐子方蘭瓶詩一窺鬼工開混沌八蚕神蘭墮扶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六

玉堂嘉話卷之四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獨陽也陰也天也三者合然後生

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各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濶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或問仰子曰天何依乎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

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之當
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
自右轉而後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
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杳溼聚
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
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
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
旋轉益遠益大益清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
極剛則無復有溼矣豈有營度而造化之者先以幹
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
定位矣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

律曆天文之謂乎

鹿庵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伏以時逢喪亂岳瀆分
疆運屬休明乾坤一統瞻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
生依阻山谿動掘戈甲不修歲幣以虧事大之儀留
止行人永絕親隣之好既興師而問罪即列陳而長
駟戈舡浮鄂渚之波鐵馬渡松關之險方知力屈始
悔前非遂奉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宋主某已於
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
當是皆上帝垂祐靈祇降祥歆康功普被於黔黎故
盛事施及於冲眇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告木廟文伏以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
敢忘未集之勲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

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
逮戈舡飛渡列明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
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
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
書孰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承管助祭之臣顧冲眇
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膺尚祈昭監永錫休嘉瀛國公
制碑

時逢屯否岳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眷靖康之
餘裔擅吳會之奧區遠隔華風久睽鄰好我國家誕
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
淵之地靡不來庭罄六合以混同豈一方而獨異用
慰懷蘇之望爰興問罪之師戈舡飛渡而天塹無憑

鐵馬長駘而松關失險末主趙某乃能察人心之向
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姦悞國之誅斥羣小浮海之
議決謀言禁送款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
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
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王者施
行

涼威肅酒與甘張沙是燉煌瓜晉昌

徒置侍講拾

至元六年行用元寶鈔止七十餘萬錠予時為御史
曾照刷提舉司文按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軍民并折居總二百三十二万户
天干地支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幹地有六柔六剛為
十二支

九州地畝數後漢郡國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一千五百万二千頃

哲宗孟后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

奉迎使 發策使 告期使

納成使 納吉使 納采使

皆以僕射左右丞攝太尉使

六帖說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開元中行課試之法帖經者所以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中選也

鹿庵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萬事之

統不遑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

事近因省革偶值停閑然非違稽緩之愆縱令弗問

恐伺便請張之者為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

而罔益據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

行於戲鷹隼當搏擊之任不與護恐為反傷琴瑟既

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為稱職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

意辭為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

而出之且為艱澁無謂之戒 西漢云

減江南冗員詔草諭江淮軍民等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非擾民也

朕自混一江淮于今五年憂恤元元之心不遑夙夜
期於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
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憫然罔副
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宣慰司下及總府州縣官酌量
輕重去處一切冗濫凡有擾於民者盡行革去尔其
各安恒業永底而生既清舊染之風共樂惟新之治
其有作姦犯科但前不應者已赦

行御史臺糾察

中書省究治外咨尔黎庶驪予至懷

正大七年亳州節使趙庭玉詔別有擢用其子贊時
為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贊曰以嫌疑
故特回避既而公拜禮部尚書贊入賀

子嬰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交讀不去手因問於先
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啖羊肉蘇文生啖菜羹豈
此之謂也

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
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百顏也夫旒惑之精下散
而為童謠不尔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東封升中圖嶽頂有五色雲山下環衛以甲
馬

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圓丘圖曾聞某
官說當時掌礼者房千里中外幾用人三万未知方
澤制度與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初東封圖有說

宋范石湖攬轡錄記與陵見宋使儀衛戍子干入見
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
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有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出
門中馳道甚闊兩傍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
瓦覆宮闕門戶即純用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
之門下開五門兩掖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西
角樓端門內有左右翔龍門曰華月華門前殿曰大
安殿使人自左掖門入北循大安殿東廊入敦德門
東北行直東有殿字門曰東宮直北面南列三門中
曰書英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
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
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二有樓即大安殿後門之

後至幕次黑布拂廬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
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幞頭
團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階門至仁政殿下團鳳
大花纓可半庭殿兩傍有朵殿朵殿上兩高樓曰東
西上閣門兩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
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葦甲金纒竿槍黃旗畫青龍西
立者碧葦甲金纒竿槍白旗畫黃龍至殿下皆然惟
立於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
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
却轉南繇露臺北行入殿闕謂之攬子金主僕頭紅
袍玉帶坐七寶榻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帝幕皆紅
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

鋪祀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進望前後殿屋崛起其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場王亮始營此都親募出於孔安舟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

和宋書皇天眷命

大蒙古國

皇帝致書于南齊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揚等兵幾三十年交聘非一卒無成約比者川蜀擣虐荆湘批亢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於休息元元馬天下共饗有生之樂而已且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彼所恃以為國者也今戰艦萬艘既渡江以拒海鐵騎千群復踰

廣而出蜀四塞無結草之禦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共知不必徧舉於此時也非不能掎角長駢水陸並進秋風虎旅指揮着浙江之潮春露疆疆極談笑扼吳山之翠蓋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况靖康南北釁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直西夏惡積仇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已勝負之事往來曲直之辭各有攸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悅辭告寶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定唯親王上宰能報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必仁智之兩得苟盡事大之禮自有歲寒之盟若乃憂大位之難繼慮詭道之多方坐令失圖自甘絕棄則請修浚城池增益戈甲以待秣馬利兵會當大舉

論天時則炎瘴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必也窮兵極討一決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識之禍自彼挑此無可憐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所擇焉母循前例止作虛文時薦清和善綏福履不宣白庚申年四月七日開平府行

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良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無佗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己而果至曰爲戒論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翼程初入供職有碎不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允協事宜甚称上意其辞曰朕新即大位肇親万機國事寔爲未明政統猶懼多闕尚賴尔文武多士内外庶寮上下同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託共

成興滯補廢之功然而養資考者每務於因循嗜閑逸者或託於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於斯朕將何賴蓋嘗深惟百姓勤勞之意尚能不忘累聖丞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租庸稅粟飛芻而不憚征繕况尔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國乃可以有家而爲臣亦猶爲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多故舊疆待平恢復強敵期于削平正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既夙宵軫念疾幾弘業以昭功尔其朝夕在公豈宜翫歲而愒日夫湯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茲出話言以爲明訓掌刑者有法可奉母使有冤抑之情典選者有格可修母妄求疏駁之節錢穀當審知取

予母吝于出幼之間臺諫當指陳是非毋涉于細碎
之事司農以數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曠職司牧民以
扶弱抑強不可聚斂而營私計至于大而分閫小而
掌兵固當志存冠讎日關土宇受朝廷之託必思報
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冒于糗糧
臨事或生于畏懼視郡縣之官妄分于彼此後部伍
之卒不計于公私凡有執官所當共戒其敬遵于邦
憲務恪慎于官箴專富貴并當年垂功名于身後且
賞罰期于信必而功罪責乎正明茲誠前代之良規
亦我祖宗之已事今當仰法要在決行於戲任賢使
能周室果聞乎興復綜名核實漢家遂至于肅清公
勤者賞不敢私弛慢者刑茲無赦各勤爾職明聽朕

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國用安鐵券文

皇帝若曰咨尔内族英烈懋難保節忠臣儀同三司
都元帥兼平章政克王完顏用安大邦維屏古有格
言王府藏勲賞存舊典卿台階孕秀海岳儲靈天賦
忠貞性資明敏初爲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機風雲
暗曉方將提挈義旅勸勞主家服金章以不諱冒矢
石而有勇項遭逢於多壘偶陷沒於他邦而能臨事
見機去偽從正交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難殄
殲不時而州縣皆復聽聞如此歎曠久之朕方總攬
英雄興建功業躋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
朕尔以諸王之封寵尔以上公之位氏族已書于玉

傑勲業復紀於太常同三司之威儀建大將之旗鼓
蓋敬宥及于十世何嫌恩積于一門泰山黃河水及
爾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申白馬之盟廣示丹書
之約嗚呼謂予不信鑿詩人曠日之諄弗與同心如
文公白水之誓尚奉非常之渥以保無疆之休此是
左丞李實之子分然所作時爲翰林修撰
鹿庵云世稱米南宮者言禮部也自唐已來見稱或
云指太常也米芾嘗爲太常官

宋高宗善書學擇諸王命史彌遠教之視可者以繼
統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秘府蘭亭使之各書五百
本以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

司馬公注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閑居曾子待坐廣

揚名篇於故治可移於官後有閨門之內具禮矣乎
嚴父嚴兄之辭

續夷堅志載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黃貯紗囊中掛
四壁間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汁視之有巨蛇一衆蟠
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府會清安絕無毒物蟠蟄
鹿庵云青詞主意不過謝罪穢災保佑平安而已宋
史王安石傳論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雖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王莽以六
經文姦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爲氣見於行事爲節合而言
之爲道故剛而不餒

歐陽公云韓愈不獲用於世俯用於世而不盡

青陽夢爻說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其紀年實用夏正觀國風為可見矣只為左氏書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公穀雖迂遠義理最明左氏尚文辭却差于義理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率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為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間獲玉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揚州市子即曰君陳為善之心不宜懼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為不泯矣魯齋為肯首

柳文五就桀贊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至於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尹急生人之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陝州刺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內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余里京房云河水清天下平宋少卿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徹故清亦如霜降水潦收而清也弘道又說文與可送東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坡初以為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為知幾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曰倒景
課稅所立於

合平皇帝即位之元年

談云平生避車不遠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列子思於孟子上

德州城壁壘高深城門內起直城前障掩蔽內外左

右慢道其尾相屬俗傳云皆顏魯公制也

宋校正禮部韻說廿四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

州字本音釵字今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遺火燄五萬餘家延及御史臺少府監燼焉

至秘書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遂

焚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存於秘書

觀顏魯公忠義堂等帖偶悟公書勁面潤蓋筆善轉
面韻勝故也

何叅政繼先說大名宣撫司叅議烏古論貞區處事
幾甚有決斷時奉

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皆從便處決時

圍李璋於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

戮之使由子明已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濶子

清謀曰瑣賊未下魏為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讐

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權變云貞字正卿小字

四和馬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
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
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
混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
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
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說而以性即氣氣
即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
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陸之而全其天
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
也流既遠而方濁濁者長而見異物而比焉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驗有淺深不可
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
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故人不可以
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
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為性論者孟子以
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氏又
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
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言孔子之所
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
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而已

晦翁象刑說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

贖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
之事以子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
末年無可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
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以干譽耳

鹿庵問惲巨衡爲相何如對曰學術有餘忠蹇不足
先生爲然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
爲身爲身忙却可

觀蜀工孫知微人樣渡海觀音像足前有謂小百花
者蓋作一大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馬雲
卿臨吳道子轉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披甲者又觀
周宣王宣榭敦考其欵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

顏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元年戊戌歲蒲州刺史
顏真卿奉勅書予以謂雖顏氏童僕尚不至此恐是
世俗好事者爲之

盧摯說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最近高祖有爲之主
不能革去秦弊復井田封建之制此竄何之可責因
與論作文當於易中求難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
蕭何爲首一日左丞姚公謂余不若自臯夔始而下
自無首尾爲間余詳思處變之極反經而不失其正
者莫伊周爲大故自阿衡爲首

宋賓客云河水清河陰精本濁而反清不惟異常亦
水氣之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已上爲五代相增而上

之也

鹿庵云今之聲韻始自沈約及說今禮部韻如十灰
卜三元音殊不協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
不謹嚴乃知

鎮國寺栢上生芝

中宮有旨令院官究其祥以進因與李受益具事實
如左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古瑞命記
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
舊則芝草生酉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黃者為喜陶
隱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樹木枝上所生狀如木櫛
抱朴子云木芝者生於栢脂名曰未威喜夜視有光
本草經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天

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
黃芝曰金芝唐公遠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
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木
酒也宋敏求春明宮退朝錄唐禮部郎中知省中詞
翰為南宮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玄
宗為諸王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雖名初學終身觀之
可也

雪庵李禪師與余觀柳懸誠書何進滔碑李云柳書
法度最備予曰然懸誠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
法愈觀而意無窮也柳窘於法度取媚於一時中拙
而無物頽意無窮蓋以忠義之氣中寇之故也雪庵
為肯首劉太保常云中興頌雄偉如駘之一字若千

金駿馬倚立山而立

歐率更三帖一姚將軍墓誌二化度寺碑三追贈隋
禪國公詔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規
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尔李禪師說作
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趙大中庸說嘗見遺山
與張緯文相譴見碑文過俞曰遺山又貨了一平天
冠也

鹿庵說董奉御近贈一歙硯殊發墨且增其色

馬雲漢說太瘦麥無芒圓太謂之和尚麥

後宋宰相韓托曾嘗改諸州後園蓮沼為放生池詞
臣高文虎作記有云鳥獸魚鱉咸若湯王所以基商
後高作主司出硬題困舉子一科生以高用事悞作

一小詞嘲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池
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托胄歸美夏王道我
不是商王鳥獸魚鱉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先生論玄宗初年焚珠玉於前殿時

有云焚之前殿蓋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侈心

復回其弊有甚於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

乎史失其人姓名至今為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

如治病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即死明知之只飲惡藥

既飲惡藥非至死不已蓋玄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蕭

松之佞用之甚久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速

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

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不待晚風吹

及太宗朝蕃玉橫軸文皇乘一花輿四近侍肩昇云
閣立本筆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重事大學士王鹿庵對云物
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
可平

宋少卿弘道說葬書分五姓九星又有碁旋正式風
水土丈二尺下爲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爲水龍界過
此則吉又說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藤一株陰影
甚茂既伐去藤沉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
因以往歲改葬

先妣夫人靳氏初啓玄堂其棺蓋上露珠交布成文
如所結瓔珞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黃蝶飛出其露華
移時方晞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別
有記以書其詳

慶壽長老滿公曾住泰安天保寨聞土人說党竹溪
未第時家甚窘至今其子爲人牧猪燕城西南門曰
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安禮碑有云
尹大興時迎午休吏辯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

詞

康節與客遊嵩山中涂客指所憇樹問曰此何日枯
悴先生久不對客疑焉曰非不答吾有所俟也俄一
葉墜先生曰此吾二人還亡矣既回樹已爲人伐去
占法蓋取葉墮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庵與顯軒論事顯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察

知者鹿庵大爲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不親觀如何知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庵爲默然一座大笑
晦庵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黃老子房體用兼備曹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文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六

